

玉機微義卷之十八

內傷門

按此一門東垣先生內外傷辨法也。議論方製精備。故不取他書。但其間不係內傷法。皆節而不錄。內論暑證者。附入暑門。

○辨脈法

古人以脈上辨內外傷於人迎氣口。人迎脈大於氣口為外傷。氣口脈大於人迎為內傷。此辨固是。但其說有所未盡耳。外感風寒。皆有餘之證。是從前客邪來也。其病必見於左手。左手主裏。乃行陰二十五度。內傷飲食及飲食不節。勞役所傷。皆不足之病也。必

見於右手。右手主裏。乃行陰二十五度。故外感寒邪。則獨左寸人迎脈浮緊。按之洪大。緊者急。甚於弦。是足太陽寒水之脈。按之洪大而有力量。中見手少陰心火之脈。丁與壬合。內顯洪大。乃傷寒脈也。若外感風邪。則人迎脈緩而大。或大於氣口一倍。或兩倍。三倍。內傷飲食。則右寸氣口脈大於人迎一倍。傷之重者。過在少陰則兩倍。太陰則三倍。此內傷飲食之脈。若飲食不節。勞役過甚。則心脈變見於氣口。是心火刑肺。其肝木挾心火之勢。亦來薄肺。經云侮所不勝。寡於畏者是也。故氣口脈急大而數。時一代而澁也。澁者肺之本脈。代者元氣不相接。脾胃不及之脈。洪大

而數者。心脉刑肺也。急者肝木挾心火而反尅肺也。若不甚勞役。惟右關脾脉大而數。謂獨大於五脉。數中顯緩時一代也。如飲食不節。寒暑失所。則先右關胃脉損弱。甚則隱而不見。惟內顯脾脉之大數微。緩時一代也。宿食不消。則獨右關脉沉而滑。經云脉滑者有宿食也。

○辨內傷諸證與外感不同

甚矣陰陽之證不可不詳也。徧觀內經中。所說變化百病。其源皆由喜憂怒過度。飲食失節。寒溫不適。勞役所傷而然。夫元氣穀氣。營氣。清氣。衛氣。生發諸陽。上升之氣。此六者皆飲食入胃。穀氣上行。胃氣之異

名其實一也。既脾胃有傷。則中氣不足。中氣不足。則六腑陽氣皆絕於外。故經言五臟之氣已絕於外者。是六腑之元氣病也。氣傷臟乃病。臟病則形乃應。是五臟六腑真氣皆不足也。惟陰火獨旺。上乘陽分。故榮衛失守。諸病生焉。其中變化。皆由中氣不足。乃生發耳。後有脾胃已受勞役之疾。飲食又復失節。耽病日久。事息心安。飽食太甚。病乃大作。驟其外傷風寒。六淫客邪。皆有餘之病。當瀉不當補。飲食失節。中氣不足之病。當補不當瀉。舉世醫者。皆以飲食失節。勞役所傷。中氣不足。當補之證。認作外感風寒。有餘客邪之病。重瀉其表。使榮衛之氣外絕。其死只在旬日。

之間所謂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可不詳辨乎。按陰陽應象論云。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臟。是八益之邪。乃風邪傷人筋骨。風從上受之。風傷筋。寒傷骨。蓋有形質之物受病也。繫在下焦。肝腎是也。肝腎者地之氣。難經解云。肝腎之氣已絕於內。以其肝主筋。腎主骨。故風邪感入。則筋骨疼痛。筋骨之絕。則肝腎之本亦絕矣。乃有餘之證也。又云。水穀之寒熱感。則害人六腑。是七損之病。乃內傷飲食也。黃帝針經解云。適飲食不節。勞役所傷。濕從下受之。謂脾胃之氣不足而反下行。極則衝脈之火逆而上。是無形質之元氣受病也。系在上焦。心肺是也。心肺者天之氣也。故難經

解云。心肺之氣已絕於外。以其心主榮。肺主衛。榮者血也。脈者血之府。神之所居也。衛者元氣也。神之別名。衛護周身。在於皮毛之間者。肺絕故皮毛先絕。神無所依。故內傷飲食。則亦惡風寒。是榮衛失守。皮膚間無陽以滋養。不能任風寒也。皮毛之絕。則心肺之本亦絕矣。蓋胃氣不升。元氣不生。無以滋養心肺。乃不足之證也。謂受病之人。飲食失節。勞役所傷。因而飽食。內傷者極多。外傷者間而有之。世俗不知。往往將元氣不足之證。便作外傷。風寒表實之證。而反瀉心肺。是重絕其表也。安得不死乎。古人所謂實實虛虛。醫殺之耳。若曰不然。請以衆人之耳目聞見者證

之向者壬辰改元京師戒嚴迨三月受敵者凡半月。圍解之後都人之不受病者萬無一二。既而病死者。繼踵不絕。都門十有二所。每日各門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幾三月。此百萬人。豈俱感風寒外傷者耶。大抵人在圍城中。飲食不節。乃勞役。所傷不待言而知。由其朝飢暮飽。起居不時。寒溫失所。動經兩三月。胃氣虧乏久矣。一旦飽食太過。感而傷人。而又調治失宜。其死也無疑矣。非唯大梁爲然。遠在真祐興定間。如東平。如大原。如鳳翔。解圍之後。病傷死無不然者。余在大梁。凡所親見。有發表者。有以巴豆推之者。有以承氣湯下之者。俄而變結胸發黃。

又以陷胸湯丸及茵陳湯下之無不死者。蓋初非傷寒。以調治差互。變而似真傷寒之證。皆藥之罪也。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及。輒以平生已試之效。著內外傷辨論一篇。推明前哲之餘論。歷舉近世之變故。庶幾同志者審其或中。觸類而長之。免後人無橫夭耳。僭易之罪。將何所逃乎。

右辨陰證陽證

外傷寒邪之證。與飲食失節。勞役形質之病。及內傷飲食。俱有寒熱。舉世盡將內傷飲食失節。勞役不足之病。作外傷寒邪有餘表實之證。反瀉其表。枉死者。豈勝言哉。皆由不別其寒熱耳。今細爲分解之外傷。

寒邪發熱惡寒。寒熱併作。其熱也。翕翕發熱。又爲之拂拂發熱。發於皮毛之上。如羽毛之拂。明其熱在表也。是寒邪犯高之高者也。皮膚毛腠陽之分也。是衛之元氣所滋養之分也。以寒邪乘之。鬱遏陽分。陽不得伸。故發熱也。其面赤鼻氣擁塞不通。心中煩悶。稍似袒裸。露其皮膚。已不能禁其寒矣。其表上虛熱。止此而已。其惡寒也。雖重衣下幕。逼近烈火。終不能禦其寒。一時一日增加愈甚。必待傳入裏作下證。乃罷其寒。熱齊作。無有間斷也。其內傷飲食不節。或勞役所傷。亦有頭痛項強腰痛。與太陽表證微有相似。皆不同論中已辨之矣。內傷不足之病。表上無陽不

能禦風寒也。此則常常有之。其燥熱發於腎間者。間而有之。與外中寒邪略不相似。其惡風寒也。蓋脾胃不足。營氣下流而乘腎肝。此癆厥氣逆之漸也。若胃氣平常。飲食入胃。其營氣上行以舒於心肺。以滋養上焦之皮膚。腠理之元氣也。既下流。其心肺無所稟受。皮膚間無陽。失其營衛之外護。故陽分皮毛之間。虛弱。但見風見寒。或居陰寒處。無日陽處。便惡之也。此常常有之。無間斷者也。但避風寒。及溫暖處。或衣衾。蓋溫養其皮膚。所惡風寒便不見矣。是熱也。非表傷寒邪皮毛間發熱也。乃腎間受脾胃下流之氣。閉塞其下。致陰火上衝。作蒸蒸而燥熱。上徹於表。

徹皮膚。渾身燥熱。作須待祖衣露居近寒涼處。即已。或熱極而汗出。亦解。彼外傷惡寒發熱。豈有汗出者乎。若得汗則病愈矣。以此辨之。豈不如黑白之易見乎。當內虛而傷之者。燥熱也。或因口吸風寒之氣。鬱其陰火。使咽膈不通。其吸入之氣。欲入。爲膈上衝。脉之火。所拒。使氣不得入。其胸中之氣。爲外風寒所遏。而不得伸。令入口。閉目。瞪極。則聲發於外。氣不得上下。塞於咽中。而氣欲絕。又或因噦。因噎。因吐。而燥熱發。必有邪。因方見此證。其表虛惡風寒之證。復見矣。表虛之弱。爲陰火所乘。燥發。其表虛無陽。不任風寒。復見矣。是表虛無陽。常常有之。其燥熱。則

間而有之。此二者不齊。作燥作寒。已。寒作燥已。非如外傷之寒熱。齊作無有間斷也。有病俱有身熱。又爲之肌熱。又爲之皮膚間熱。以手捫之。方知者是也。乃肌體有形之熱也。亦須皆待陰陽既和。汗出則愈矣。慎不可於此上辨之。以其虛實內外病皆有之。故難辨耳。只依先說病人自覺發熱惡寒之熱。及燥作之熱。上辨之。爲准則矣。

右辨寒熱

外感八風之邪。乃有餘證也。內傷飲食不節。勞役所傷。皆不足之病也。其內傷亦惡風自汗。若在溫暖無一則不惡矣。與外傷鼻流清涕頭痛自汗。頗相似。

分之特異耳。外感風邪其惡風自汗。頭痛鼻流清涕。常常有之。一日一時。增加愈甚。直至傳入裏作下證。乃罷。語聲重濁。高厲有力。鼻息擁塞不通。能飲食。腹中和。口知味。大小便如常。筋骨疼痛不能動搖。便著床枕。非扶不起。其內傷與飲食不節。勞役所傷。然亦惡風居露地中。遇大漫風起却不惡也。惟門窗隙中些小賊風來必大惡也。與傷風傷寒俱不同矣。況鼻流清涕。頭痛自汗間而有之。鼻中氣短少。氣不足以息。語則氣短而怯弱。妨食或食不下。或不飲食三者互有之。腹中不和或腹中急滿不能伸。口不知五穀之味。小便頻數而不渴。初勞役得病。食少小便赤黃。

大便常難或秘或結或虛坐。只見些小白膿。時有下氣。或泄黃如糜。或溏泄色白。或結而不通。若心下痞或胸中閉塞。如刀刺之痛二者亦互作不併出也。有時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痛。必臍下相火之勢。如巨川之水。不可遏而上行。使陽明之經逆行亂於胸中。其氣無止息甚則高喘熱傷元氣。令四肢不收。無氣以動。而懶倦嗜卧。其外感風寒俱無此證。故易分別耳。

右辨外感八風之邪。或有飲食勞役所傷之重者。三二日間。特與外傷風者相似。其餘證有特異者。若不將兩證重別分解。猶恐將內傷不足之證誤。

作有餘外感風邪。雖辭理有重複處。但欲病者易辨醫者易治耳。

內傷及勞役。飲食不節。病手心熱。手背不熱。外傷風寒。則手背熱。手心不熱。此辨至甚。故然。

右辨手背手心

若飲食勞役所傷。其外證之顯。必在口。必口失味。必失滋味。必腹中不和。必不欲言。縱勉強對答。聲必怯弱。口沫多。唾鼻中清涕。或有或無。即陰證也。外傷風寒。則其外證必顯在鼻。鼻氣不利。聲重濁。不清利。其言壅盛有力。而口中必和。傷寒則面赤。鼻壅塞。而乾。傷風則鼻流清涕而已。內經云。鼻者肺之候。肺氣

通於天。外傷風寒。則鼻為之不利。口者坤土也。脾氣通於口。飲食失節。勞役所傷。口不知穀味。亦不知五味。又云。傷食惡食。傷食明矣。

右辨鼻口

外傷風寒者。故其氣壅盛而有餘。內傷飲食勞役者。其口鼻中皆氣短促。不足以息。何以分之。蓋外傷風寒者。心肺元氣初無減損。又添邪氣助之。使鼻氣擁塞。不利。面赤不通。其鼻中氣不能出。併從口出。但發一言。必前輕而後重。其言高。其聲壯厲而有力。傷寒則鼻乾無涕。面瀰色赤。其言前輕後重。其聲壯厲而

乃有餘之驗也。傷風則決然鼻流清涕。其聲

丁也亦皆 正而後重高揭而有力
內傷合 勞役者心肺之氣先損
以熱既傷氣四肢無力以動故口鼻中皆短
氣上喘懶語人右所問十不欲對其一縱勉強
其氣亦怯其聲亦低是其氣短少不足之驗也
如此雖婦人女子亦能辨之豈有醫者反不能
辨之乎

右辨氣少氣盛

內證頭痛有時而作有時而止外證頭痛常常有之
直須傳裏實方罷此又內外證之不同也

左辨頭痛

內傷等病是心肺之氣已絕於外必怠惰嗜卧四肢
沉困不收此乃熱傷元氣脾土因敗既為熱所乘無
氣以動經云熱傷氣又云熱則骨消筋緩此之謂也
若外傷風寒是腎肝之氣已絕於內腎主骨為寒肝
主筋為風自古腎肝之病同一治以其逆相維持也
素經言膽主骨膀胱主筋是也或中風或傷寒得病
之且便著床枕非扶不起筋骨為之疼痛不能動搖
乃形質之傷經云寒傷形又云寒則筋攣骨痛此之
謂也

右辨筋骨四肢

外感風寒之邪三月已外穀消水去邪氣傳裏始有

渴也。內傷飲食失節，虛勞日久病者，必不渴。是邪氣在血脈中有濕，故不渴也。初勞役形質，飲食失節，傷之重者，必有渴。以其心火熾上，尅於肺金，故渴也。又當以此辨之。雖渴欲飲水者，當徐徐少與之，不可縱意而飲。恐水多峻下，則胃氣愈弱。輕則爲脹，重則傳變諸疾。必反覆悶亂，百脈不安。夜則增劇，不得安卧，不可不預度也。

右辨渴與不渴

仲景傷寒論中風能食，傷寒亦能食。二者皆口中和而不惡食。若勞役所傷，及飲食失節，寒溫不適，三者俱惡食，口不知五味，亦不知五穀之味。只此一辨，足

以分內外有餘不足二證也。傷寒證雖亦能食而不惡食，口中和，知五味，亦知穀味。蓋無內證，則心氣和，脾氣通知五穀之味矣。

右辨外傷不惡食，若勞役飲食失節，寒溫不適，二者皆惡食。

○論飲食勞倦爲胃氣不足所致

古者至人窮陰陽之化，究生死之際，所著內經，悉言人以胃氣爲本。蓋人受水穀之氣以生，所謂清氣營氣，衛氣，春升之氣，皆胃氣之別稱也。夫胃爲水穀之海，飲食入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於四

時五臟陰陽揆度以為常也。苟以食失節寒涼不時則脾胃乃傷喜怒憂恐此得絀之。元氣此胃虛弱元氣不足而心火獨盛。心火此下焦其系繫於心心不主令相少之。絡之火元氣之賊也。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脾胃氣虛則下流於腎肝陰火得以乘其土。故脾胃之證始得之則氣高而喘身熱而煩其脈洪大而頭痛或渴不止皮膚不任風寒而生寒熱。蓋陰上衝則氣高而喘身煩熱為頭暈為渴而脈洪大。脾胃之氣下流穀氣不得升浮是生長之令不行則無以護其榮衛不任風寒乃生寒熱皆脾胃之氣不

駢致也。然而與外感風寒之證形頗同而理異。內傷脾胃乃傷其氣外感風寒乃傷其形。傷外為有餘有餘者瀉之傷內為不足不足者補之。汗之下之類皆瀉也。溫之和之調之養之之類皆補也。內傷不足之病苟認作外感有餘之病而反瀉之則虛其虛也。難經云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如此死者醫殺之耳。惟當以甘溫之劑補其中升其陽甘寒以瀉其火則愈。內經曰勞者溫之損者溫之。蓋溫能除大熱大忌苦寒瀉胃土耳。今立補中益氣湯主之。

○論勞役傷與內傷外感不同

或因勞役腎間陰火沸騰事閑之際於陰涼處解脫

衣裳更有新沐浴於背陰處坐卧其陰火下行
腎間皮膚腠理極虛無陽但風來為寒涼所過表虛
不任其風寒自認外感風寒求醫解表以重絕元氣
取禍如反堂苟幸而免者致虛勞氣血皆弱不能完
其表虛之人為風寒所遇亦是虛邪犯表始病一
二日之間特與外中賊邪有餘之證頗相似處故致
疑惑請醫者只於氣少氣盛上辨之其外傷賊邪必
語聲前輕後重高厲而有力若是勞役所傷飲食不
節表虛不足之病必短氣氣促懶語上氣高喘其聲
因弱而無力至易見也

右辨勞役受病表虛不作表實治之

復有一等乘天氣大熱之時在於路途中勞形得之
或在田野間勞形得之更或有身體薄弱食少勞役
過甚又有修善常齊之人胃氣久虛而因勞役得之
者皆與陽明中熱白虎湯證相似必肌體捫摸之壯
熱必燥熱悶亂大惡熱渴而飲水以勞役過甚之故
亦身疼痛始受病之時特與中熱外得有餘之病相
似若悞與白虎湯旬日必死此證脾胃大虛元氣不
足鼻口中氣皆短促而上喘至日轉以後是陽明得
時之際病必少減若是外中熱之病必到日晡之際
大作譫語其熱增加大渴飲水煩悶不止其勞役不
足者皆無此證尤易為分解若有難決疑似之證必

當待一二日而求醫治療必不至錯誤矣

右辨中熱頗相似

○論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分而治之

痺論云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飲食自倍腸胃乃傷此混言之也分之爲二飲也食也又經云因而大飲則氣逆因而飽食筋脉橫解則腸癖爲痔飲者無形之氣傷之則宜發汗利小便使上下分消其濕解醒湯五苓散之類主之食者有形之物傷之則宜損其穀其次莫若消導十香爛飯丸枳朮丸之類主之稍重則攻化三積消積丸木香見睨丸之類主之尤重則或吐或下瓜蒂散備急丸之類主之以平爲

期蓋脾已傷又以藥傷使營運之氣減削食愈難消故五常政論云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穀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不盡行復加法聖人垂此嚴戒是爲萬世福如能慎言語節飲食所謂治未病也

謹按王安道曰勞倦傷飲食傷二者雖俱爲內傷然不可混而爲一難經珥謂飲食勞倦則傷脾者蓋爲脾主飲食而四肢亦屬脾故飲食失節勞役四肢皆能傷於脾爾非謂二者同類而無辨也夫勞倦傷飲食傷雖與風寒暑濕有餘之病不同然

飲食傷又與勞倦傷不同。勞倦傷誠不足矣。飲食傷尤當於不足之中分其有餘不足。何也。蓋飢餓不飲食與飲食太過。雖皆失節。然必明其有兩者之分。方盡其理。節也者何也。無不及無太過之中道也。夫飢餓不飲食者。胃氣空虛。此爲不足。固失節也。飲食自倍而停滯者。胃氣受傷。此不足之中兼有餘。亦失節也。以受傷言則不足。以停滯言則有餘矣。惟其不足。故補益。惟其有餘。故消導。亦有物滯氣傷。必補益消導兼行者。亦有物暫滯而氣不甚傷。宜消導獨行。不須補益者。亦有既停滯而復自化。不須消導。但當補益。或亦不須補益者。察

古東垣枳朮丸之類。雖曰消導。固有補益之意。存乎其間。其它如木香分氣丸。導氣枳實丸。大枳殼丸之類。雖無補益。然施之於物。暫滯氣不甚傷者。豈不可哉。但不宜視爲通行之藥爾。且所滯之物。非枳朮丸之力所能去者。亦安可泥於消導而弗知變乎。故備急丸。煮黃丸。瓜蒂散等之。推逐者。緊古東垣亦未嘗委之而弗用也。故善用兵者。攻亦當守。亦當。不善者。則宜攻而守。宜守而攻。其敗也。非兵之罪。用兵者之罪耳。觀乎此。則知消導補益。推逐之理矣。斯論本已上。所辨又推廣之。因取參附以備其音。

又曰經云有所勞倦形氣衰少穀氣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氣熱熱氣熏胸中故內熱嗟夫此內傷之說之原乎。請釋其義如左。夫人身之陰陽有以表裏言者。有以上下之分言者。有以升降呼吸之氣言者。餘如動靜語默起居之類。甚多不必悉舉。此所謂陰虛之陰。其疴指與數者皆不同。蓋勞動之過。則陽和之氣皆亢極而化爲火。况水穀之味又少入。是故陽愈盛。陰愈衰也。此陰虛之陰。蓋指身中之陰氣與水穀之味耳。或以下焦陰分爲言。或以腎水真陰爲言。皆非也。夫有所勞倦者。過動屬火也。形氣衰少者。壯火食氣也。穀氣不

盛者。勞傷元氣。則少食而氣衰也。上焦不行者。清陽不升也。下脘不通者。濁陰不降也。夫胃受水穀。故清陽升而濁陰降。以傳化出入。滋榮一身也。今胃不能納。而穀氣衰少。則清無升。濁無降矣。故曰上焦不行。下脘不通。然非謂絕不行不通也。但比之平常無病時。則謂之不行不通耳。上不行下不通。則鬱矣。鬱則少火皆成。壯火而胃居上焦。下脘兩者之間。故胃氣熱。熱則上炎。故熏胸中。而爲內熱也。斯東垣所謂勞傷形體。所謂飲食失節。而致熱者。此言正與調經論篇之旨相合。宜引此段經文。於內外傷辨以爲之主。今特采附。併外傷內傷

肝受經者異向論錄于左

客或難予曰素問陰陽應象論云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臟水穀之寒熱感則害於六腑太陰陽明論云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陽受之則入六腑陰受之則入五臟。兩說正相反願聞其解。余復之曰此肝謂似反而不反者也。夫感天之邪氣犯賊風虛邪外傷有餘之病也。感水穀寒熱食飲不節內傷不足之病也。二者之傷臟腑皆嘗受之。但隨其所從所發之處而為病耳。不可以此兩說之異而致疑。蓋並行不相悖也。讀者當合而觀之。其旨斯盡。若曰不然請以

諸處肝論證之。金匱真言論曰風觸五臟邪氣發病。八正神明論曰夫八正之虛邪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則傷五臟靈樞經曰五臟之中風又曰東風傷人內舍於肝南風傷人內舍於心西南風傷人內舍於脾西風傷人內舍於肺北風傷人內舍於腎觀乎此則天之邪氣固傷五臟矣。靈樞又曰邪之中人也無有常中于陰則溜于腑又曰虛邪之中人也始從皮膚以入其傳自絡脉而經而輸而伏衝之脉以至於腸胃又曰東北風傷人內舍於大腸西北風傷人內舍於小腸東南風傷人內舍於胃觀乎此則天之邪

氣豈不傷六腑乎。素問曰飲食白淫腸胃乃傷。乎此則水穀寒熱固傷六腑矣。靈樞又曰形寒飲冷則傷肺。難經曰飲食勞倦則傷脾。觀乎此則水穀寒熱豈不傷五臟乎。至於地之濕氣亦未必專害皮肉筋脉而不能害臟腑。邪氣水穀亦未必專害臟腑而不能害皮肉筋脉也。但以邪氣無形。臟主藏精氣。故以類相從而多傷臟。水穀有形。腑主傳化物。故因其所由而多傷腑。濕氣浸潤。其性緩慢。其入入也以漸。其始也自足。故從下而上。從淺而深。而多傷於皮肉筋脉耳。孰謂濕氣全無及於臟腑之理哉。至若起居不時一語。蓋勞役所傷之

病不系上文異同之義。故不及之。

○論酒飲傷

夫酒者大熱有毒。氣味俱陽。乃無形之物也。若傷之。止當發散。汗出則愈矣。此最妙法。其次莫如利小便。二者乃上下分消其濕。何酒病之有。今之酒病者。往往服酒癥丸。大熱之藥下之。又有用牽牛大黃下之者。是無形元氣受病。反下有形陰血。乖誤甚矣。酒性大熱。已傷元氣。而復重瀉之。况亦損腎水。真陰。及有形陰血。俱為不足。如此則陰血已虛。真水愈弱。陽毒之熱大旺。反增其陰火。是謂元氣消亡。七神何依。折人長命。不然則虛損之病成矣。金匱要略云。酒疸下

之久久爲黑疸。慎不可犯此戒。不若令上下分清其濕。解醒湯主之。

謹按酒者是有形之物。即水飲同體也。今言無形元氣受病不得傷於有形陰血者。蓋謂酒者濕熱之物。入胃則臟氣俱熱。逐氣升降之際。而半有消耗之矣。至傷於腸胃則升之不散。降之不下。鬱於氣分無形之地位。故言無形之物。非若水飲然體全降於腸胃中也。若今人之飲醇酒。則便少。此其可驗。是以傷則宜汗之。泄之。不得用重峻下劑。蓋此等藥不能入氣分。反傷有形陰血爾。但斯意隱然使人不能無疑。故或有辨之者。茲不復具。然昔

人有用下劑者。蓋或有酒飲傷。積日久而汗之泄之。不能愈。則重峻下劑。而或可拔。故用者自宜對證詳審。勿以詞害意可也。

○論傷食宜吐

解云。盛食填塞於胸中。爲之窒塞。兩手寸脈當主事。兩尺脈不見。其理安在。胸中有食。故以吐出之。食者物也。物者坤土也。是足太陰之號也。胸中者肺也。爲物所傷。肺者手太陰金也。金主殺伐也。與坤土俱在於上。而旺於天。金能剋木。故肝木生發之氣。伏於地下。非木鬱而何。吐去上焦陰土之物。木得舒暢。則鬱結去矣。食塞於上。脈絕于下。若不明天地之道。無由

此至理。水火者陰陽之徵兆。天地之別名也。故曰獨陽不生。獨陰不長。天之用在於地下。則萬物生長矣。地之用在於天上。則萬物收藏矣。此乃天地交而萬物通矣。此天地相根之道也。故陽火之根本於地下。陰水之源本於天上。故曰水出高源。故人五臟主有形之物。物者陰也。陰者水也。右三部脉主之。偏見於寸口。食塞在上。是絕五臟之源。源絕則水不下流。兩尺竭絕。此其理也。何疑之有。

○論內傷飲食用藥所宜所禁

內傷飲食。付藥者受藥者。皆以爲瑣末細事。是以所當重者爲輕。利害非細。殊不思胃氣者營氣也。衛氣

也。穀氣也。清氣也。資少陽生發之氣也。人之真氣衰旺。皆在飲食入胃。胃和則穀氣上升。穀氣者升騰之氣也。乃足少陽元氣始發生長萬化之別名也。飲食一傷。若消導藥的對其所傷之物。既消則胃氣愈旺。五穀之精華上騰。乃清氣爲天者也。精氣神氣皆強盛也。七神衛護。生氣不欠。增益大旺。氣血周流。則百病不能侵。雖有大風苛毒。弗能害也。此一藥之用。其利博哉。易水張先生嘗戒不可用峻利食藥。食藥下咽。未至藥丸施化。其標皮之力。始開便言空快也。所傷之物已去。若更待一兩時辰許。藥盡化開。其峻藥必有情性。病去之後。脾胃安得不損乎。脾胃既損。

夫真氣元氣敗壞促人之壽嘗時用枳朮丸一藥消
化胃中所傷下胃不能即去須待一兩時辰許食則
消化是先補而後化其所傷則不峻利矣因用荷葉
燒飯爲丸荷葉一物中央空虛象震卦之體震者動
也人感之生足少陽甲膽也甲膽者風也生化萬物
之根蒂也左傳云履端於始序則不愆人之飲食入
胃營氣上行即少陽甲膽之氣也其手少陽三焦經
人之元氣也手足經同法便是少陽元氣生發也胃
氣穀氣元氣甲膽上升之氣一也其名雖多止是胃
氣上升者也若內傷脾胃以辛熱之物酒肉之類自
覺不快覓藥於醫者此風習以爲常醫者亦不問所

傷即付之以集香丸巴豆大熱藥之類下之太便下
則物去遺留食之熱性藥之熱性重傷元氣七神不
熾經云熱傷氣正謂此也其人必無氣以動而熱困
四肢不舉傳變諸疾不可勝數使人真氣自此衰矣
若傷生冷硬物世醫或用大黃牽牛二味太寒藥投
之物隨藥下所傷去矣遺留食之寒性藥之寒性重
瀉其陽陽去則皮膚筋肉血脉無所依倚便爲虛損
之證論言及此令人寒心夫辛辣氣薄之藥無故不
可亂服非止牽牛而已至真要大論云五味入胃各
先歸其所喜攻攻者克伐瀉也辛味下咽先攻瀉肺
之正氣正氣者真氣元氣也其牽牛之辛辣猛烈奪

人尤甚。飲食所傷。脾胃受邪。當以苦味泄其腸胃可也。肺與元氣何罪之有。夫牽牛不可用者有五。此其一也。况胃主血。為物所傷。物者有形之物也。皆血病。血病濕氣。此其二也。且飲食傷於中焦。止合克化消導其食。重瀉上焦。肺中已虛之氣。此其三也。食傷腸胃。當塞因塞用。又寒因寒用。枳實大黃苦寒之物。以治有形是也。反以辛辣牽牛。散瀉真氣。犯大禁四也。殊不知針經有云。外來客邪風寒。傷人五臟。若誤瀉胃氣必死。誤補亦死。其死也。無氣以動。故靜。若內傷腸胃。反瀉五臟必死。誤補亦死。其死也。陰氣有餘。故躁。今內傷腸胃。是謂六腑不足之病。反瀉上焦。虛無

肺氣。肺者五臟之一數也。為牽牛之類。朝損暮損。其元氣消耗。此乃暗裏折人壽數。犯大禁五也。良可哀歎。內經曰。胃惡熱而喜清。大腸惡清冷而喜熱。兩者不和。何以調之。岐伯曰。調此者。飲食衣服亦欲適寒溫。寒無淒愴。暑無出汗。飲食熱無灼灼。寒無凜凜。寒溫適中。故氣將持。乃不致邪僻。詳見本經。是必有因用。豈可用俱寒俱熱之食藥。致損者歟。內經云。內傷者其氣口脈。反大於人迎。一倍二倍三倍。分經用藥。又曰。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人當吐。不吐者死。如但食不納。惡心欲吐者。不問一倍二倍。不當正以瓜蒂散吐之。但以指或以物探去之。若所傷之物。去不盡。

者更診其脈問其所傷以食藥去之以應塞因塞用又謂之寒因寒用泄而下降乃應太陰之用其中更加升發之藥令其元氣上升塞因塞用因曲而爲之直何爲曲內傷胃氣是也何爲直而升發胃氣是也因治其飲食之內傷而使生氣增益胃氣完復此乃因曲而爲之直也若依分經用藥其所傷之物寒熱溫涼生硬柔軟所傷不一難立定法只隨所傷之物不同各立治法臨時加減用之其藥又當問病人從來稟氣盛衰所傷寒物熱物是喜食而食之耶不可服破氣藥若乘飢困而食之耶當益胃氣或爲人所勉勸強食之宜損血而益氣也診其脈候傷在何臟

方可與對病之藥豈可妄瀉天真生氣以輕喪身寶乎且如先食熱而不傷繼之以寒物因後食致前食亦不消化而傷者當問熟食寒食孰多孰少斟酌與藥無不當矣喻如傷熱物二分寒物一分則當用寒藥二分熱藥一分相合而與之則榮衛之氣必得周流更有或先飲酒而後傷寒冷之食及傷熟食冷水與水如此不等皆當驗其節次所傷之物約量寒熱之劑分數各各對證而與之無不取驗

內傷治法

○消導之劑

澤古枳朮丸治痞消食強胃

枳實 蘇炒 一兩

白朮 二兩

右同為細末，荷葉裹燒飯為丸，如桐子大，每五十丸，多用白湯送下。

按論云：用朮者，本意不取其食速化，但久令人胃氣強，食不復傷也。

丁香爛飯丸治飲食所傷

丁香皮

甘草 各二錢

砂仁

益智仁

甘松 各三錢

丁香

京三棱 炮

木香

廣朮

炮各一錢

香附子

半兩

右為細末，湯浸蒸餅為丸，如菽豆大，每三十九，白湯下。或細嚼，亦可不拘時候。

按此寒濕勝者最宜服之

東垣橘皮枳朮丸治老幼元氣虛弱飲食不進，小腸腑不調，心下痞悶。

橘皮

枳實 各一兩

白朮 二兩

右為細末，荷葉燒飯為丸，如桐子大，每五十丸，食後溫水送下。

按此內傷門藥之大法，所貴服之強人胃氣，令益厚，雖猛食多食而不傷，此能用食藥者也。

麩藥枳朮丸治為人所勉強令食，致心腹滿悶不快。

白朮 三兩

枳實 炒

神曲 炒

麥蘖 炒 各一兩

右為細末，荷葉燒飯丸，如桐子大，每五十九，溫水

下

木香枳朮丸破滯氣消飲食開胃進食

木香 枳實炒各一兩 白朮二兩

右製服如前

木香化滯湯治因憂氣食濕麪結於中脘腹皮底微痛。心下痞滿。不思飲食。食之不散。常常痞氣。

木香 紅花各三錢 橘皮 當歸稍各二錢

柴胡四錢 草豆蔻 甘草炙各半兩 半夏一兩

枳實炒二錢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三五錢入姜煎食遠服

半夏枳朮丸治因冷食內傷

半夏湯洗焙 枳實炒各一兩 白朮二兩

右為細末荷葉燒飯為丸如菉豆大每五六十丸溫水下。如食傷寒熱不調每服加二黃九十粒

草豆蔻丸治秋冬傷寒冷物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膈咽不通

草豆蔻麩裹煨一兩 神麩炒半兩 白朮一兩 橘皮

乾生姜 青皮各一錢 黃芩 麥蘖

半夏 炒鹽各半兩 枳實炒一兩

右為細末湯浸蒸餅為丸如菉豆大每服五十九白湯下量所傷多少加減服之

按論云如冬月用別作一藥不用黃芩。歲火不及

又傷冷物加以溫劑。是其治也。然有熱物傷者。從
種以寒藥治之。隨時之宜。不可不知也。

除濕益氣丸治傷濕麩心腹滿悶肢體沉重

枳實炒麩 白朮 黃芩各一兩

蘿蔔子炒熟去氣半兩 神麩炒一兩 紅花三錢

右為細末荷葉燒飯為丸如菘豆大每五六十丸

白湯下

二黃丸治傷熱食痞悶兀兀欲吐煩亂不安

黃芩二兩 黃連酒浸一兩 升麻

柴胡各三錢 甘草二錢 枳實半兩

右為極細末湯浸蒸餅丸如菘豆大每五七十九

白湯下

白朮丸治傷豆粉濕麩油膩之物

白朮 半夏湯洗 神麩炒 枳實炒各一兩

橘皮七錢 黃芩半兩 白礬枯三錢

右為細末湯浸蒸餅為丸如菘豆大一倍每五十

丸白湯下量所傷加減服

論曰素食者多用乾姜故加黃芩以瀉之按已上
諸方並宜隨寒熱所用出太陰例

葛花解醒湯

白豆蔻 砂仁 葛花各半兩 木香半錢

青皮三錢 陳皮 白茯苓 猪苓

人參各一錢半

白朮

神麴炒

澤瀉

乾生薑各二錢

右為細末和勻每三錢白湯調下但得微汗酒病去矣

論云此蓋不得已用之。豈可恃賴日日飲酒。是方氣味辛辣。偶因酒病服之。則不損元氣。何者。敵酒病故也。若頻服之。損人天年也。

除濕散治傷馬乳并牛羊駱水一切冷物

車前子炒

澤瀉各半兩

神麴炒一兩

半夏湯炮七次

乾生薑各三錢

紅花

甘草炙各二錢

茯苓七錢

右為細末每三錢七白湯調食前服

五苓散方見濕門

按已上三方並太陽例藥滲利之劑也

○推逐之劑

三黃枳朮丸治傷肉食濕麪辛辣味厚之物填塞悶亂不安

黃芩二兩

黃連

大黃煨

神麴炒

白朮

橘皮各一兩

枳實炒半兩

右為細末湯浸蒸餅丸如菘豆大一倍每五十九白湯下量所傷服之

枳實導滯丸治傷濕熱之物不得施化而作痞滿不安

茯苓

黃芩

白朮

黃連各三錢

澤瀉二錢

大黃一兩

枳實炒

神麴各五錢

右為細末如上法丸服至七十九

枳實梔子大黃湯大病瘥後傷食勞復

枳實一箇

梔子三枚大者

豉一兩綿裹

右以清漿水二盞煮至八分內枳實梔子少時下豉再煮五六沸去粗內大黃如薄棋子六七枚煎五六沸溫服食膏粱之物過多煩悶亂者亦宜服之如無宿食止因食傷煩亂者減去大黃令溫服取汗

木香見睨丸治傷生冷硬物心腹滿悶疼痛

巴豆霜半錢

荆三稜一兩煨

神麴炒一兩

木香二錢

香附子半兩炒

石三稜半兩煨

升麻三錢

柴胡二錢

草豆蔻半兩麴裹煨

右為末湯浸蒸餅丸如菘豆大一倍每二十九白湯下量所傷多少服之

三稜消積丸治傷生冷硬物不能消化心腹滿悶

丁皮

益智仁各三錢

陳皮

青皮各五錢

茴香炒半兩

炒麴

廣朮炮

京三稜炮各七錢

巴豆和米炒去米五錢

右為細末醋糊丸如桐子大每十九至二十九溫薑湯下食前量虛實如減如更衣止後服

備急大黃丸療心腹諸卒暴百病

大黃 乾姜 巴豆去皮各一兩

右須精擇好藥搗羅蜜和更搗一千杵丸如小豆大每三九老小量之若中惡客忤心腹脹滿卒痛如錐刀刺痛氣急口噤停尸厥卒死者以煖水苦酒服之或不下捧頭起令下噤須臾瘥未瘥更與三九以腹中鳴轉即吐下便愈若口已噤亦須折齒灌之令入尤妙忌蘆笋猪肉冷水肥膩易水張先生又名獨行丸乃急劑也

海藏神應丸治因一切冷物冷水及醱乳酪水腹痛腸鳴米穀不化

巴豆 杏仁 乾姜 百草霜各半兩

丁香 木香各二錢 黃蠟一兩

右先將黃蠟用好醋煮去粗將巴豆杏仁同炒黑烟盡研如泥將蠟再上火入麻油半兩溶開入在杏仁等泥子內同攪旋下丁香木香等藥末研勻搓作錠子油紙裹了旋丸每用三五丸溫米飲下食前服

○吐劑

瓜蒂散方見前

按論云若不兩尺脉絕無不宜使用此藥恐損元氣令人胃氣不復若止是胸中窒塞悶亂不通以

指探去之。如不得吐者。以物探去之。得吐則已。如食不去。用此藥去之。

○補益之劑

補中益氣湯 方見熱門

按立方本指云。夫脾胃虛者。因飲食勞倦。心火亢甚。而乘其土位。其次肺氣受邪。須用黃芪最多。人參甘草次之。脾胃一虛。肺氣先絕。故用黃芪以益皮毛。而閉腠理。不令自汗。上喘氣短。損其元氣。用人參以補之。心火乘脾。炙甘草之甘溫。以瀉火熱。而補脾胃中元氣。若脾胃急痛。腹中急縮者。宜多用之。經云。急者緩之。白朮苦甘溫。除胃中熱。利腰

臍間血。胃中清氣在下。升麻柴胡以引之。引黃芪甘草甘溫之氣味上升。能補衛氣之散解。而實其表也。又緩帶脉之縮急。二味苦平。味之薄者。陰中之陽。引清氣上升也。氣亂於胸中。爲清濁相干。用陳皮以理之。又能助陽氣上升。以散滯氣。助諸甘辛爲用也。脾胃氣虛不能升。浮爲陰火傷其生發之氣。榮血大虧。營氣不榮。陰火熾盛。是血中伏火。日漸煎熬。血氣日減。心主血。血減則心無所養。致使心亂而煩。病名曰憺。憺者心惑而煩悶不安也。故加辛甘微溫之劑。生陽氣。陽旺則能生陰血。更以當歸和之。少加黃柏以救腎水。能瀉陰中之火。

火如煩不止。少加生地黄補腎水。水旺而心火自降。如氣浮心亂。以硃砂安神丸鎮固之。則愈。安神

丸

方見熱門

頭痛加蔓荊子三分。痛甚加川芎五分。頂痛腦痛加藁本五分。細辛三分。諸頭痛併用此四味。頭痛有痰沉重懶倦者。乃太陰厥頭痛。加半夏半錢。姜三分。

耳鳴目黃頰頰腫。頸肩臑肘臂外後廉痛。面赤脉洪大者。以羌活一錢。防風七分。甘草五分。藁本十分。通其經血。加黃芩三分。黃連三分。消其腫。人參五分。黃芪七分。益元氣而瀉火邪。

嗌痛頰腫脉洪大面赤。加黃芩三分。桔梗七分。甘草三分。口乾嗌乾者。加葛根五分。升引胃氣上行以潤之。

心下痞。奔悶者。加芍藥黃連各一錢。如痞腹脹。加枳實三分。厚朴七分。木香三分。砂仁三分。如天寒少加乾姜。

心下痞。覺中寒。加附子黃連各一錢。不能食而心下痞。加生姜陳皮各一錢。能食而心下痞。加黃連半錢。枳實三分。脉緩有痰而痞。加半夏黃連各一錢。

腹中痛。加白芍藥半錢。甘草三分。如惡寒覺冷痛。

加中桂半錢。夏月腹中痛。不惡寒。不惡熱者。加黃芩五分。芍藥一錢。甘草五分。以治時熱也。

腹痛在寒涼時。加半芩。益智。豆蔻之類。

脇下痛。或縮急。俱加柴胡。

臍下痛。加真熟地黃半錢。有寒者。加肉桂半錢。

升陽散火湯。方見火門

當歸補血湯。方見熱門

升陽順氣湯。治因飲食不節。勞役所傷。腹脇滿悶。短氣。遇春則口淡無味。遇夏雖熱。猶有惡寒。饑常如飽。不喜食冷。

升麻

柴胡各一錢

黃芪兩一

半夏三錢

甘草炙半錢

陳皮一錢

人參三錢

神麴炒半錢

當歸身一錢

黃柏半錢

草豆蔻仁二錢

右咬咀。每三錢。或半兩。水煎。入生薑三片。食前溫服。

按論云。脾胃不足之證。須用升麻。柴胡。苦平味之。薄者。陰中之陽。引脾胃中清氣。行於陽道。及諸經。生發陰陽之氣。以滋春氣之和也。又引黃芪。參。草。甘溫之氣。味上行。充實腠理。使陽氣得衛外而為固也。凡治脾胃之藥。多以升陽補氣名之者。此也。升陽補氣湯。治飲食不時。飢飽勞役。胃氣不足。脾氣下溜。氣短無力。不能寒熱。早飯罷後。轉增昏悶。頭

要眠眩忘墮四肢不收此作久五心煩熱能
耐古能
耐通用

升麻 羌活 獨活 防風

白芍藥 澤瀉 甘草炙各一錢 厚朴姜製半錢

柴胡二錢半 生地黃一錢半

右為粗末每五錢水煎入姜三片棗二枚如腹脹
及窄狹加厚朴腹中似硬加砂仁三分
按此用升浮扶持胃氣抑肝清脾藥也

參朮調中湯瀉熱補氣止咳定喘和脾胃進飲食

黃芪四分 桑白皮五分 人參 甘草炙
白茯苓各三分 五味子二十箇 白朮三分 地骨皮

麥門冬 陳皮各三分 青皮一分

右咬咀作一服水煎大溫服早飯後忌多言語勞
役

按論云內經曰火位之主其瀉以甘以黃芪甘溫
瀉熱補氣桑白皮苦微寒瀉肺火定喘故以為君
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以五味子之酸收耗散之
氣止咳嗽脾胃不足以甘補之白朮人參炙甘草
苦甘溫補脾緩中為臣地骨皮苦微寒善解肌熱
茯苓甘平降肺火麥門冬甘微寒保肺氣為佐青
陳皮苦辛溫散胸中滯氣為使也

升陽益胃湯治脾胃虛則怠惰嗜卧四肢不收時值

秋燥令行。濕熱少退。體重節痛。口燥舌乾。飲食無味。大便不調。小便頻數。食不消。若見肺病。洒淅惡寒。慘慘不樂。面色惡而不和。乃陽氣不伸故也。當以升陽益胃名之。

羌活

獨活

防風

各半兩以秋旺故以辛溫瀉之

柴胡

白朮

茯苓

渴者勿用

澤瀉

各三錢

黃芪

人參

半夏

甘草

各一兩

黃連

陳皮

白芍藥

五錢何故秋旺用參朮芍藥之類反

補旺。蓋脾胃虛則肺俱受邪。故因時而補。易為力也。

右以咀每服三錢水煎入薑棗溫服早飯後。或加至半兩服藥後如小便罷而病加劇。是不宜利小

便當少去茯苓澤瀉。若喜食初二日不可飽食。恐胃再傷。以藥力尚少。胃氣不得轉運升發也。須薄味之食。或羨食助其藥力。益外浮之氣而滋其胃氣。慎不可淡食以損力。而助邪氣之降沉也。可以小役形體。使胃與藥得轉運升發。慎勿大勞役。使氣復傷。若脾胃得安靜為佳。若胃氣稍強。少食果。以助穀藥之力。經云五穀為養。五果為助者也。雙和散補血益氣治虛勞少力。

黃芪

川芎

當歸

熟地黃

官桂

甘草

各七錢半

白芍藥

二兩半

右為粗末每四錢入薑棗水四盞煎溫服

論云治大疾之後。虛勞氣之者。以此調治。不熱不冷。溫而有補。

調中益氣湯。夫脉弦洪緩而沉。按之中之。下得時一澁。其證四肢滿悶。肢節煩疼。難以屈伸。身體沉重。煩心不安。忽肥忽瘦。四肢懶倦。口失滋味。腹難伸舒。大小便清利而數。或上飲下便。或大便澁滯不行。一日二日。一見。芩月。飧泄米穀不化。或便後見血。見白膿。胸滿短氣。咽膈不通。食入反出。耳鳴耳聾。目中流火。視物昏花。熱壅頭目。不得安卧。嗜睡無力。不思飲食。

升麻分二

黃芪錢一

甘草錢半

蒼朮分四

玉機微義卷之十八

三十四

木香分二

人參分五

柴胡

橘皮各二分

右以咀作一服水煎。食前熱服。

如時顯熱躁。是下元陰火蒸蒸發也。加生地黃黃栢。

如大便虛坐不得。或大便了而不了。暖常逼迫。血虛血澁也。加當歸身。

白朮和胃。九治病久不能食。而臆臆或結。或澹。此胃氣虛弱也。常服則和中理氣。消痰去濕。和脾胃。進飲食。

厚朴製

半芩各一兩

白朮二錢兩

陳皮錢八

積實

各二錢半

木香錢一

人參錢七

甘草炙三錢

右為細末生薑汁浸蒸餅為丸如桐子大每三十九。溫水送下食遠服之。

寬中進食丸滋形氣羨飲食

神麴炒五錢 甘草炙一錢 木香五分 草豆蔻仁五錢

枳實炒四錢 半夏七錢 人參 乾生姜

青皮各一錢 陳皮 白朮 白茯苓

澤瀉各二錢 猪苓一錢 砂仁半錢 大麥牙兩

右為細末湯浸蒸餅為丸如桐子大每三十九。溫米飲下食遠服之。

厚朴溫中湯治脾胃虛寒心腹脹滿及秋冬客寒犯

胃時作疼痛

厚朴製 陳皮各兩 茯苓 草豆蔻

甘草炙 木香治半 乾姜二錢

石為粗末每五錢入煎食前服

論云戊火已衰不能運化。又如客寒聚為滿痛。散以辛熱佐以苦甘以淡泄之氣。溫胃和痛自止矣。按此三方又消導之劑也。

益胃散治服寒藥過多或脾胃虛弱胃脘痛又名溫胃湯

白豆蔻 薑黃 乾生薑各二錢 澤瀉

砂仁 甘草 人參 厚朴各二錢

陳皮 黃芪各一錢 益智仁六錢

右爲細末每服三錢。水煎溫服。如脈弦惡寒腹痛。乃中氣弱也。以仲景小建中加黃芪錢氏異功散加芍藥。選而用之。如渴甚白朮散倍葛根。

沉香溫胃丸。治中焦氣弱脾胃受寒。飲食不美。氣不調和。臟腑積冷。心腹疼痛。大便滑泄。腹中雷鳴。霍亂吐瀉。手足厥逆。大便利無度。又治下焦陽虛。臍腹冷痛。及療傷寒陰濕形氣沉困自汗。

沉香

甘草炙

當歸

良姜

吳茱萸

人參

木香

茯苓

白朮

白芍藥各半兩

附子炮

巴戟酒浸

乾薑炮

茴香各一兩

官桂十錢

丁香三錢

右爲細末用好醋打麩糊爲丸。如桐子大。每五七十丸。熱米飲空心下。日二服。忌一切生冷物。

按此治腎之脾胃虛寒藥也。論云凡脾胃之證。調治差悞。或妄下之。未傳寒中。復遇時寒。則四肢厥逆。而心胃絞痛。冷汗出。舉痛論云。寒氣客於五臟。厥逆上泄。陰氣竭。陽氣未入。故卒然痛死。不知人。氣復則生矣。夫六氣之勝。皆能爲病。惟寒毒最重。陰主殺。故也。聖人以辛熱散之。復其陽氣。故曰寒邪客之。得炆則痛立止。此之謂也。

神聖復氣湯。治氣乘冬。足太陽寒氣足。少陰腎水。子能令母實。手太陰肺實。及來侮土。火木受邪。腰皆

胸膈閉塞疼痛善嚏口中涎目中泣鼻流濁涕不止或息肉不聞香臭欬嗽痰沫上熱如火下寒如水頭作陣痛目中流火視物眊眊耳鳴耳聾頭并口鼻或惡風寒喜日陽夜卧不安常覺痰塞膈咽不通口失味兩脇縮急而痛牙齒動搖不能嚼物陰汗出前陰冷行步欹側起居艱難掌中寒風痺麻木小便數而晝多夜頻而欠氣短喘渴少氣不足以息卒遺失無度婦人白帶陰戶中大痛牽心而痛面如赭色食少大便不調煩心霍亂逆氣裏急而腹皮色白後出餘氣復不能努或腸鳴膝下筋急肩胛大痛此皆寒水來復火土之讐也

乾姜炮三分 半夏湯洗七分

柴胡錢一

藁本八分

防風 人參

郁李仁研各半錢

升麻七分

附子炮二分 當歸身分六

羌活錢一

甘草八分

白葵花五朵去心

右咬咀都作一服水五盞煎至二盞入

黃芪錢一 陳皮五分 草豆蔻麩裹根一錢在內前一盞再入下項藥

黃柏酒浸 黃連酒洗 枳殼 生地黃各三分

已上四味預一日別用新水浸又以

華陰細辛二分 川芎 蔓荊子各三分

預一日用新水半大盞分作二處浸此三味並相等煎正藥作一大盞不去粗入此浸者藥

火煎至一大盞去粗空心稍熱服

又能治咬頰咬唇咬舌舌根強硬等證如神宜食肉湯不宜食肉不助經絡中火邪也大抵腎與膀胱經中有寒元氣不足者皆宜服之神驗於月生月滿時隔三五日一服如病急不拘時分

益胃湯治頭悶勞動則微痛不喜飲食四肢怠惰躁熱氣短口不知味腸鳴大便微溏黃色身體昏悶口乾不喜食冷

- 草芪半錢 甘草二錢 黃芩三分 當歸半錢
- 蒼朮半錢 陳皮 升麻各五分 柴胡
- 人參 白朮 益智仁各三分 半夏一分

右咬咀作一服水煎食前稍熱服忌生冷硬物酒濕麪

強胃湯治因飲食勞倦所傷腹脇滿悶短氣遇春口淡無味遇夏雖熱而惡寒常如飽不喜食冷物

前方減黃芩蒼朮益智加草豆蔻黃柏麪生薑右為散每服五錢水煎食前服

論云治法已驗者可以意求其的觸類而長之則不可勝用矣予病脾胃久衰視聽半失此陰乘陽而上氣短精神不足且脈弦皆陽氣衰弱伏匿於陰中故耳癸卯歲六七月間霖雨陰寒踰月不止時人多病瀉痢乃濕多成五泄故也一日體重肢

節疼痛大便泄併下者三而小便閉塞默思內經有云在下者引而竭之是先利小便也又治諸瀉小便不利者先分利之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法當淡滲之劑意聖人之法雖布在方策其不盡者以意求之今客邪寒濕之勝自外入裏而甚暴若以淡滲之劑利之病雖即已降之又降復益其陰而重竭其陽也則陽氣愈削而精神愈短陰重強而陽重衰也茲以升陽之藥是為宜爾羌活獨活升麻各一錢防風半錢炙甘草半錢一劑乃愈大法云寒濕之勝助風以平之又曰下者舉之此得陽氣升騰故愈是因曲而為之直也夫聖人

之法可以類推舉一則知百矣

○雜方

技萃檳榔丸治傷食心腹膨脹

檳榔二錢半 陳皮一兩 木香二錢半 牽牛頭末 枳實各半兩

右為細末醋糊丸桐子大米飲下二三十九

千金紫丸治食癩

赤石脂 代赭石各一錢 巴豆三箇另研 杏仁五箇另研成膏

右以杏仁膏相和杵二千下入蜜些小丸麻子大

三十日小兒用一九乳下

丹溪麩鞠丸治食蠶方見熱門

玉機微義卷之十八終

虛損門

○脉法

脉經曰脉來更者為虛○緩者為虛○微謂言直○弱為虛○濡為虛○弦為中虛○脉來細而微者氣俱虛○脉小者血氣俱少

內經曰脉虛氣虛尺虛是謂重虛所謂氣虛者常也尺虛者行步惛然脉虛者不象陰也如此則生瀆則死

要略曰脉芤為虛○脉沉小遲者脫氣

○虛損脉證

難經曰至脉從下上損脉從上下也一損損於皮毛皮聚而毛落二損損於血脉血脉虛少不能榮於五臟六腑三損損於肌肉肌肉消瘦飲食不能為肌膚四損損於筋筋緩不能自收持五損損於骨骨痿不能起於床反此者至脉之病也從上下者骨痿不能起於床者死從下上者皮聚而毛落者死然治虛之法損其肺者益其氣損其心者調其榮衛損其脾者調其飲食適其寒溫損其肝者緩其中損其腎者益其精

病機機要論曰虛損之疾寒熱因虛而感也感寒則損陽陽虛則陰盛自上而下治之宜以辛甘淡過于

胃則不可治也。感熱則損陰，陰虛則陽盛，故損自下而上。治之宜以苦酸鹹，過于脾則不可治也。自上而損者，一損損於肺，皮聚而毛落；二損損於心，血脉虛少，不能榮於臟腑；婦人月水不通；三損損于胃，飲食不為肌膚，自下而損者，一損損于腎，骨痿不能起于床；二損損于肝，筋緩不能自收持；三損損于脾，飲食不能消克。論曰：心肺損而色弊，腎肝損而形痿，穀不能化而脾損，感此病者皆損之病也。漸漬之深，皆虛勞之疾也。

謹按難經論損脈證者，謂因勞損其形體，血脉臟腑內外因也。故治法宜調養之。已上論者謂因虛

外感也。然傷寒中暑，初感必先足太陽。今歸之於手太陰，足少陰者，蓋肺主皮毛，腎主骨爾。若此則因虛外感，不獨傷於足經也。但足經傷寒有傳變，恐不可作損證論乎。

○論虛為陰氣不足

丹溪曰：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天之陽氣為氣，地之陰氣為血，故氣常有餘，血常不足。何以言之？天地為萬物父母，天大也，為陽而運於地之外；地居天之中，為陰，天之大气舉之日實也，屬陽而運於月之外；月缺屬陰，稟日之光以為明，故人身之陰陽其消長亦隨月之盈虧焉。夫人之生也，男子十六歲而精通，女

子十四歲而經行是言形之後猶有行於乳哺水穀之養陰氣始成而可與陽氣爲配以能成人而爲人父母古人必待三十二而後嫁娶可見陰氣之難於成而古人之善於保養也錢仲陽腎有補無瀉正是此意又按禮記注曰惟五十然後養陰者有以加內經曰年至四十陰氣自半而起居衰矣又曰男子六十四而精絕女子四十九而經斷夫以陰氣之成止供人得三十年之運用已先虧矣人之情欲無涯此難成厚虧之陰氣若之何而可以縱欲也經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亦吾之過論也或曰仰觀俯察乎天地日月既若是

之不曰信寒暑溫涼之見於四時者又如此之相等而無降殺也曰動極復靜靜極復動猶人之噓吸也噓者吸之極氣之沉也熱者噓之極氣之浮也溫者噓之微氣之升也涼者吸之微氣之降也一噓一吸所乘之機有以使之宜其相等而無降殺此以流行之用而言前以大小虛實言者蓋其對待之體也或曰遠取諸天地日月近取諸男女之身曰有餘曰不足吾知之矣人在氣交之中今欲順陰陽之理而爲善養之法如之何則可曰主閉藏者腎也司疎泄者肝也二臟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君火也爲所感則易於動心動則相火翕然而隨雖不交會

亦暗流而滲漏矣。所以聖賢只是教人收心養性。其旨深矣。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四時。人之五臟六腑亦應之而衰旺。四月屬巳。五月屬午。爲火大旺。土火爲肺金之夫。火旺則金衰。六月屬未。爲土大旺。土爲水之夫。土旺則水衰。况腎水常籍肺金爲母以補助其不足。故內經諄諄然資其化源也。古人以夏月必獨宿而淡味。兢兢業業於愛護保養金水二臟。正嫌火土之旺爾。內經又曰。藏精者春不病溫。十月屬亥。十一月屬子。正大氣潛伏閉藏以養其本然之真。而爲來春升動發生之本。若於此時不恣欲以自戕。至春升之際。根本壯實。氣不輕浮。焉有溫熱之病。六

夏月火土之旺。冬月大氣之伏。此論一年之虛耳。若上弦前。下弦後。月廓空。亦爲一月之虛。大風大霧。虹電飛雹。暴寒暴熱。日月薄蝕。憂愁忿怒。驚恐悲哀。醉飽勞倦。謀慮勤動。又皆爲一日之虛。若病患初退。瘡痍正作。尤不止於一日之虛。今人多有春未夏初。患頭痛脚軟。食少體熱。仲景論春夏劇。秋冬瘥。而脈弦大者。正世俗謂注夏病也。若犯此四者之虛。似難免此。夫當壯年。便有老態。御事俯育。一切隨處。與言至此。深可驚懼。古人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夫以溫柔之感於體。聲音之感於耳。顏色之感於目。馨香之感於鼻。誰是鐵心漢。不爲動。善養生者。於此五箇月。

居於外。苟值一月之虛。一日之虛。亦宜暫止。自珍重。保全天和。庶可以資助化源。水得所養。陰無虧欠。與陽齊平。然後陽得所附。而無飛越之尤。遂成天地交之泰。何病之可言。願相與遵守。期無負敬身之教。幸甚。

謹按人身肖天地。一氣貫同。陽有餘。陰不足。而當若是。此其道也。故有起居不時。七情六慾。而增虛極者。多在陰爾。但世俗不審此理。往往補陽。是以先生論此。誠千古不傳之妙。實啓後人之盲瞶也。且於內經。謂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則傷五臟。工候救之。弗能傷也。旨趣爲

明白。養生者最宜玩味。

○論虛爲勞倦所傷

東垣曰。經云。陰虛生內熱。云云見熱門又云。勞則氣耗。勞則喘。且汗出。內外皆越。故氣耗矣。夫喜怒不節。越而不時。有所勞傷。皆損其氣。氣衰則火旺。火旺則脾土。脾主四肢。故困熱無氣。以動。懶於言語。動作皆乏。表熱自汗。心煩不安。當病之時。宜安心靜坐。以養其氣。以甘寒瀉其火熱。以酸味收其散氣。以甘溫補其中氣。經言。勞者溫之。損者溫之。者是也。要略云。平人脈大爲勞。以黃芪建中湯治之之意也。

謹按丹溪先生曰。治病之方。先顧原氣。蓋謂諸病

多因虛致故也。是以勞倦之證。其因甚多。東垣丹溪論治詳矣。然比之虛損證不同。有因病致虛者。如傷寒暑飲食後。或久病所致之類是也。因虛致損者。如病後形瘁。痿弱。勞瘵之類是也。此則虛損皆與勞倦不同。大抵因病致虛則為輕。蓋病淺。原氣未虛也。至病初愈而復勞。或復飲。或房勞七情六慾。陽痿陰弱。加至羸損。此因虛致損。則為重病。病勢已過。原氣已索。故也。愚謂此當分治。如因病致虛。及勞倦不足。與已下諸證兼虛者。宜從東垣丹溪之論治之。因虛致損者。又當於東垣丹溪論治。而推充行之可也。

○論虛證為痿詳見痿門

○論虛證發熱詳見熱門

○論虛證惡寒詳見寒門

○論虛證為瀉痢詳見瀉痢門

○論虛證似中風詳見中風門

○論虛證為頭痛頭眩詳見各門

○論虛證夾痰有似邪祟

丹溪曰。血氣者身之神也。神既衰。之邪因而入。理或有之。若夫血氣俱虧。痰客中焦。妨礙升降。不得運用。以致十二官各失其職。視聽言動皆有虛妄。以邪治之。而能愈病。憲幙傳兄之子。年十七。暑月因降。而病。

恣飲梅漿。又連得大驚三四次。妄言妄見。病似邪鬼。兩脉皆虛弦而沉數。予曰數爲有熱。虛弦是大驚。又酸漿停於中脘。補虛清熱。導去痰滯。病乃可安。與參朮陳皮茯苓連等。濃作湯入竹瀝姜汁。與淡旬未。首尤藥之未對。予知其虛之未回。痰之未導。仍加荆瀝。又旬餘而安。外弟一日醉飽後。亂言妄見。且言伊兄生前事甚的。乃叔叱之曰。食魚肉與酒。大過痰所爲耳。灌益湯一大碗。吐痰一升許。汗因止。作困睡一宵而安。又金氏婦壯年。暑月赴筵。回乃姓誦其座次。失序自愧。因成病。言語失倫。其中又時聞一句曰。奴奴不是。兩脉皆弦而數。予曰非鬼神乃

病也。但與補脾導痰清熱。數日自安。其弟不信。以數巫者噴水而呪之。旬餘而死。或曰病無鬼。以邪治之。何至於死。曰暑月赴筵。外境蒸熱。辛辣適口。內境鬱熱。而况舊有積痰。加之愧悶。其痰與熱何可云喻。今乃驚以法尺。是驚其神而血不寧也。噴以法水。是冷密其肌。汗不得泄也。汗不得泄則熱內燔。血不得寧則陰消而陽不能獨立也。不死何候。或曰外臺秘要有禁呪一科。庸可廢乎。予曰移精變氣。乃小術耳。可治小病。若內有虛邪。外有實邪。自有定法。符何能也。惟符水可治膈上熱痰。一呷涼冷。豈不清快。若內傷而虛。與冬令嚴寒。符水入口。必水胃而死。斯言也可。

大識者道

○論原氣陷下因虛所致

內經曰感虛乃陷下也

謹按奇經曰陷下則灸之。夫病有邪氣陷下正氣陷下者也。然經謂邪氣陷下者是經虛氣少邪入。正氣陷下者若東垣所謂飲食勞倦內傷元氣胃腕之陽不能升舉并心肺之氣陷入於中焦。藥以扶持元氣胃氣是也。然用藥亦有輕重。輕者用升浮之劑。如補中益氣湯。益胃升陽湯之類是也。重者宜用劫劑。來復丹。靈砂丹之類是也。况諸邪陷

玉機微義卷之十九

八

下宜灸之證。亦有標本不同。論見寒門方後

○論精氣奪則虛

奪謂精氣減少如奪去也。出內經通評虛實論

謹按人稟沖和之氣而生。身有三曰元精。曰元氣。曰元神者。本身中之真精真氣真脈也。夫精乃臟腑之真。非榮血之比。故曰天癸氣乃臟腑之大經。為動靜之主。故曰神機脈為天真委和之一氣。經謂其名有三。曰命之本。氣之神。形之道。其機運升降。皆隨氣而動。因血而榮。精氣資始相生不失。以養一身為人之司命。形質之體用也。至若精不足則氣失資化。氣不足則血失所營。血不足則氣無所附。天真散亂。則氣血精神無所稟命矣。是以相

生長養之道。精化氣。氣生神。而皆稟乎身中臟腑之真也。夫氣血從乎榮衛。榮衛又宗乎經隧。榮衛者精氣之化。爲先天清濁之始。經隧者胃之水穀氣化。此經隧不能不生榮衛。榮衛不能不散而養經脈。經脈不能不順而資天真。爲生養涵容造化形質理之然也。凡人之視聽言動壯壽皆此理之宗。疾病盲聵關格夭折皆此理之失也。故有精血不足則病。真脈散亂則死者。皆由平日攝養不及。動止之不踰常度也。經云出入廢。升降息。則氣立孤危。然房勞甚則精竭。而神無所依。氣無所附。則忽致暴絕也。竊嘗

第究先哲經義濟生微旨。益氣之補肺。補精之滋腎。皆資其化源也。蓋人之精血而常不足。加之數奪。其真資化失。則榮氣乃虛。虛則衛氣不固。精亦滑脫。腎氣竭而陰微。不能與胃氣上升以接清陽。氣故病多頭重。或痛氣弱而食少。元氣下陷。脈外散欲絕而虛洪。或見損脈。此實元氣不致。非有外感賊邪之病也。

○論氣不足有餘用補瀉法

東垣曰黃帝云形氣之逆順奈何岐伯曰形氣不足。病氣有餘。是邪勝也。急瀉之。○形氣有餘。病氣不足。補之。○形氣不足。病氣有餘。瀉之。○形氣俱不足也。不

可刺之。刺之重不足。重不足則陰陽俱竭。血氣皆盡。五臟空虛。筋骨髓枯。老者絕滅。壯者不復矣。形氣有餘。病氣有餘。此謂陰陽俱有餘也。急瀉其邪。調其虛實。故曰有餘者瀉之。不足者補之。此之謂也。

按釋云。聖人垂慈仁之心。已詳矣。不合立言。誠恐市井莊農山野間。不知文理。故以俚語開解之云。但病來潮作之時。病氣精神增添者。是爲病氣有餘。乃邪氣勝也。急瀉之以寒涼酸苦之劑。若病來潮作之時。神氣困弱者。爲病氣不足。乃真氣不足也。急補之以辛甘溫熱之劑。不問形氣有餘并不足。只取病氣有餘不足也。不足者補之。有餘者瀉之。

之。夫形氣者。氣謂口鼻中喘息也。形謂皮肉筋骨血脉也。形勝者爲有餘。消瘦者爲不足。其氣者審口鼻中氣。勞役如故爲氣有餘也。若喘息氣促氣短。或不足以息者爲不足。故曰形氣也。乃人之身形中氣血也。當補當瀉。今不在於此。只在病勢潮作之時。病氣增加者。是邪氣勝也。急當瀉之。如潮作之時。精神困弱。語言無力。及懶語者。是真氣不足。急當補之。若病人形氣不足。病來潮作之時。病氣亦不足。此乃陰陽俱不足也。禁用針。宜補之以甘藥。不可以盡劑。不已。臍下一寸五分氣海穴取之。

○論無病勿補之誤

子和曰人之好補者有無病而補。有有病而補。或諸庸醫。或問諸游客。庸醫以要用相求。故所論者。輕之則草木而已。草木則菘菘牛膝巴戟兔絲之類。游客以好名自高。故所論者。重之則金石而已。金石則丹砂起石硫黃之類。吾不知此為補也。而補何臟乎。以為補心耶。而心為丁火。其經則手少陰。熱則瘡瘍之類生矣。以為補肝耶。肝為乙木。其經則足厥陰。熱則掉眩之類生矣。脾為己土。而經則足太陰。以熱補之。則病腫滿。肺為辛金。而經則手太陰。以熱補之。則病憤鬱。心不可補。肝不可補。脾不可補。肺不可補。

莫非為補腎乎。人皆知腎為癸水。而不知其經則子午君火焉。補腎之火。火得熱而益熾。補腎之水。水得熱而益涸。既熾其火。又涸其水。上接于心之一火。人獨用事。肝不得以制脾土。肺金不得以制肝木。三臟之極。傳而之六腑。六腑之極。遍而之三焦。則百病交起。萬疾俱生。小不足言。大則可懼。不宜則中。中則暴瘖而死矣。以為無病而補之者。所得也。且如有病而補之者。嘔而補。吐而補。泄而補。痢而補。瀉而補。勞而補。產而補。嘔吐則和胃丸。一以實瀉。痢豆蔻丸。御米殼散。欬嗽則寧神散。勞不耗。耐則養藥。產不為金。則黑神。吾不知此為補。果何補。果何補。

得熱而愈酸。吐得熱而愈暴。泄得熱而清濁不分。痢得熱而休息。繼至。瘧得熱而進不能退。欬得熱而濕不能除。勞得熱而火益煩。產得熱而血愈崩。蓋如是而死者八九。生者一二。死者枉。生者幸。幸而一生。憔悴之態。人之所不堪。太抵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是則補之義也。陽有餘而陰不足。則當損陽而補陰。陰有餘而陽不足。則當損陰而補陽。熱則芒硝大黃。損陽而補陰也。寒則乾姜附子。損陰而補陽也。豈可以熱藥云乎哉。而寒藥亦有補之義也。經曰。因其盛而減之。因其衰而彰之。此之謂也。

謹按仲景論傷寒脈結代為血氣虛衰不能相續。

而用炙甘草湯實補虛之法也。殊無常補之例。後世俗往往例用常補。故子和極論其弊。善莫大矣。但所言大黃芒硝損陽而補陰。是指仲景所謂陰陽虛盛之意。非補不足之法也。學者當審東垣丹溪之論。則可以擴充矣。

又曰。人知補之為利。而不知補之為害也。論補者蓋有六法。平補峻補溫補寒補筋力之補房室之補。以人參黃芪之類為平補。以附子硫黃之類為峻補。以豆蔻官桂之類為溫補。以天門冬五加皮之類為寒補。以巴戟菴蓉之類為筋力之補。以石燕海馬起石丹砂之類為房室之補。此六者近代之所謂補者也。

若施之治病。非徒功效踈濶。至其害不可勝言。難經言。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此言肝木實而肺金虛。瀉心火補腎水也。以此論之。前所謂六補者。了不相涉。試舉補之所以為害者。皆溫補之罪也。內經雖言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氣屬陽。天食人以五氣。血屬陰。地食人以五味。氣味之所以食人者。戒乎偏勝。非便以熱為溫也。又若經曰。損者補之。勞者溫之。此溫乃溫存之溫也。豈以溫為熱哉。又如虛則補其母。實則瀉其子者。此欲權衡之得其平也。又烏在鑿針壯火煉石。燒砒硫姜烏附。然後為補哉。所謂平補者。使陰陽兩停是已。奈時人往往

惡寒喜熱。甘受酷烈之毒。雖死而不悔也。可勝歎哉。寶鑑曰。諺云。無病服藥。如壁裏安柱。此無稽之說。為害甚大。夫天之生物。五味備焉。食之以調五臟。過則生疾。至於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氣味合而食之。補精補氣。倘用之不時。食之不節。猶或生疾。况藥乃攻邪之物。無病而可服哉。聖濟經云。彼修真者。弊於補養。輕餌金石藥。陽劑剛勝。病起則天癸竭而榮涸。陰劑柔勝。病生則真火微而衛散。一味偏勝。一臟偏傷。安得不病。唐孫思邈言。藥勢有可偏助。令人臟氣不平。裴潏諫憲宗曰。夫藥以攻疾。非朝夕常用之物。况金石性酷烈有毒。又加煉以火氣。

非人五臟所能禁。至於張臯諫穆宗曰亦謂神慮清則血氣和嗜欲多而疾疢作。夫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故冒黎伯銘李子之墓曰余不知服食說起自何世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誠。今復取目見者三四人皆無故求益生之祥病反生焉。或至喪身。壁裏安柱果何如哉。且夫高堂大廈梁棟安基址固壞塗毀墜柱於壁中甚不近人情。繫古老人云無病服藥乃無事生事。此誠不易之論。人之養身幸而五臟安泰六腑和平。謹於攝生春夏奉以生長之道秋冬奉以收藏之理飲食有節起居有常少

思寡欲。恬憺虛無。精神內守。不藥之藥也。噫前人旣往而不可咎矣。後人其鑑焉。

謹接近世俗。謂壁裏安柱爲安鼠安鼠則必致穿壞垣壁矣。此無病服藥致無事生事。斯爲近理。然亦必古人之深戒也。後世俗因爲程字之詬訛爾。不然則因有旣化之矣。

○論局方用諸熱藥補虛之失

丹溪曰虛者補而養之。局方何例用辛香燥熱之劑。以火濟火。不無實實虛虛之禍。若曰兔絲子丸之治腎虛。金釵石斛丸之治氣不足。茴香丸之治臟虛冷。玉霜丸之治氣虛。養正丹之治諸虛。朴附丸之治脾

虛弱。按氣丹之治真元虛。四神丹之治五臟虛。菝蓉
六神丸之治元臟虛。鍾乳白澤丸之治諸虛。三健湯
之補氣不足。甚者內聚丹劑。悉曰補脾胃補腎補五
臟。補真氣。而方各條下曰口苦面黃。曰氣促喘急。口
淡曰舌澁。曰噫酸。曰舌乾。曰溺數。曰水道澀痛。曰昏
口乾燥等證。悉是明具熱論。如何類聚燥熱。而謂可
以健脾胃溫胃。而滋腎補氣乎。又骨碎補丸治肝腎風
虛。乳香宣經丸治體虛。換腿丸治足三陰經虛。或因
虛而虛。或因虛而感寒。既曰體虛肝腎虛。足三陰
虛。病非輕小。理宜補養。而自然銅半夏威靈仙荆
龍川棟烏藥防風牽牛靈脂草烏羌活石南天

星槿榔等。疎通燥疾之藥。俱補劑之太半。果何
補乎。地仙丹既曰補腎。而滋補之藥。與僭燥走
瀉之藥。半用之。腎惡燥。而謂可以補腎乎。借曰足
三陰經非附子輩不能自達。八味丸仲景腎經藥也。
八兩地黃以一兩附子佐之。觀此則是非可得而定
矣。

虛之治法

補劑之劑

加龍骨牡蠣湯。治諸脉孔動微緊。男子失

白芍藥

生薑 錢三

甘草 錢二

大棗二枚

龍骨

牡蠣各三錢

右咬咀水煎食前服

小建中湯治虛勞裏急悸衄腹中痛失精四肢痠疼手足煩熱咽乾口燥

桂枝

甘草炙各三錢

大棗二枚

白芍藥六錢

生薑二錢

阿膠粉炒一錢

右咬咀水煎

黃芪建中湯治虛勞裏急諸不足

前方加黃芪二錢

炙甘草湯治虛勞不足汗出而悶脉結悸行動如常不出百日危急者十一日死

甘草炙二錢

桂枝

生薑各一錢半

麥門冬

麻子仁各二錢

人參

阿膠各一錢粉炒

大棗二枚

生地黄二錢

右咬咀水煎入酒些小日作三四料服

局方人參養榮湯方見熱門

按已上諸方並太陽例藥也

十味人參散

人參黃芪散

東垣補中益氣湯方並見熱門

益胃升陽湯血脫益氣占聖人之法也

助生發之氣故曰陽生陰長諸甘藥為之

心以爲補氣。殊不知甘能生血。此陽生陰長之
理。胃氣人之身內穀爲寶。

加炒神麴一錢 生黃芩寫盛暑之伏庚
金肺逆每服少

涼

水煎

按以上諸方並少陽例藥也。東垣云表虛用桂枝
黃芩裏虛用人參芍藥。已上方有兼用者。治表裏
俱虛也。然觀其法有辛溫甘溫甘寒主治之別。苦
寒酸苦之佐。升降奇耦之意。皆異者。蓋虛中有兼
寒兼熱。或氣虛血虛。陰陽氣血俱不足。或陰虛陽
虛。脫與夫胃氣下陷精神不足等。因不同故也。

有當細分之

補氣之劑

善附湯治氣虛陽弱虛汗不止肢體倦怠

黃芪蜜炙

附子炮等分

爲改咀每四錢加生薑煎

治真陽不足。上氣喘急。自汗盜汗。氣短頭暈。

人參兩半

附子炮去皮
臍一兩

爲改咀分作三服加生薑煎

此方少陰例藥也

因... 宜此益氣

茯苓

甘草炙各等分

水煎服

扶神湯治脉虛極或效則心痛喉中介或腫

茯神 人參 遠志 通草

麥門冬 黃芪 桔梗 甘草等分

改每半兩入薑煎

竹堂補氣湯治氣虛脉浮而軟怔忡無力自汗

黃芪三兩 水拌炒 人參 甘草炙各半兩

麥門冬去心 桔梗炒各一兩

右或咀每四錢水煎入姜三片三因方名潤神散

按此三方手太陰少陰藥也

○補血之劑

四物湯滋榮血不足方見婦人明

補血湯方見熱門

按此二方滋榮氣藥也

六補丸降陰火補腎水

黃柏炒 色 知母酒浸炒 各四兩 熟地黃酒蒸

敗龜板酥炙黃為末 各六兩

右為末猪脊髓和煉蜜丸如桐子大每七十丸空

心淡益湯送下

石公九

知母酒浸

熟地黃各三兩

白芍藥

白芍藥

醇皮

牛膝各二兩

瑣陽

當歸

虎骨一兩酒浸酥炙

右為末酒煮羊肉丸如桐子大每五六十年下冬加乾薑半兩

按此二方滋陰之藥也

○補氣血之劑

局方十全大補湯治心肺損及胃損飲食不為

方見熱門

十四味建中湯治榮衛失調血氣不足勞損形體瘦

弱短氣嗜卧

當歸

白芍藥

白朮

麥門冬

玉機微義卷之十九

十九

黃芪

甘草炙

茯苓

人參

川芎

官桂

半夏

熟地黃

茯苓各半錢

附子三分

右改咀作一服入薑棗煎食前服

按此並手足三陰藥也

養氣丹治諸虛百損真陽不固上實下虛氣不升降

一切體弱氣虛之人

禹餘糧石

紫石英

赤石脂

代赭石

磁石已上各煨法見局方

附子二兩

肉蓯蓉一斤當歸

茴香

破故紙

木香

肉桂

巴戟

肉豆蔻

丁香

山藥

鹿茸

白茯苓

沉香

遠志

乳香

五靈脂

沒藥

硃砂

陽起石

煨

鍾乳粉

並別研各一兩

右同碾為細末糯米粉糊為丸

按此固滑脫鎮虛逆復陽助陰藥也。出太陽側。正
方類此者甚多。姑存此一法。如真氣結薄氣不升
降。陰寒濕勝。胃冷肝虛者。非此藥不可。蓋宜重劑
劫之是也。然有陰陽兩虛濕熱自甚。元氣下陷。
液涸竭。氣血無所滋養。濁陰下溜。虛火上乘。皆宜
調之。補之以輕清之劑者。此方安能盡其變乎。用
者自宜詳審。

金匱腎氣丸。治形體瘦弱無力多困。腎氣久虛久

憔悴。寢汗發熱。五臟齊損。瘦弱下血。

乾山藥

山茱萸肉

各四兩

澤瀉

牡丹皮

白茯苓

各三兩

熟地黃

右為末。煉蜜丸。如梧子大。每五六十九。空心

下

按萃三才封髓丹。降心火益腎水。

天門冬

熟地黃

人參

黃柏

砂仁

各半兩

右為細末。水糊丸。口大一丁大。每五十丸。用茯苓半

兩切作片。酒一大盞。浸一宿。次日煎三四沸。

淳空心送九子。○除前三味五臟治要作鳳髓丹。按此二方足少陰手太陰藥也。

機要八物湯。治心肺虛損皮聚而毛落。血脉虛損。婦人月水愆期。宜益氣和血。

四君子合四物湯

按此手足太陰少陰藥也。

○補虛損壯筋骨之劑

金匱崔氏八味丸。治腎虛氣乏。下元冷憊。腹臍疼痛。夜多旋溺。脚膝緩弱。肢體倦怠。面皮痿黃。或鰲黑。及虛勞不足。渴欲飲水。腰重疼痛。少腹急痛。小便不利。並宜服之。

前腎氣丸加桂心兩一

附子兩一

右為細末。煉蜜丸。如桐子大。每五七十九。溫酒送下。鹽湯亦得。空心食前。婦人淡醋湯下。

局方西川石刻安腎丸。治真氣虛憊。脚弱緩。夜夢遺

精。小便滑數而清。

青鹽兩四

鹿茸兩二

栢子仁兩一

石斛

附子

川烏炮

巴戟去心

肉桂

兔絲子

菴蓉

韭子

葫蘆巴

杜仲

破故紙炒

石棗

遠志

赤石脂

茯苓

茯神

茴香炒各二兩

蒼朮

川棟

川椒

山藥各四兩

右爲末。山藥酒糊丸。如梧子大。每七八十九。空心
鹽湯下。

脉弱

赤石脂

茯神各一兩

山藥三兩

肉蓯蓉

酒浸四兩

巴戟

牛膝酒浸

澤瀉

山茱萸肉各一兩

五味子二兩

杜仲

鬼絲子

熟地黄各三兩

右石臼內杵爲末。煉蜜丸。梧子大。每四五十九。空
心溫酒下。

楊氏還少丹。大補真氣。虛損肌體瘦弱。

肉蓯蓉

遠志

茴香

巴戟

山藥

枸杞子

熟地黄

石菖蒲

山茱萸

牛膝

杜仲

楮實子

五味子

白茯苓

各等分

右石臼內搗爲末。煉蜜丸。如梧子大。每五十九。空
心溫酒送下。

機要牛膝丸。治腎肝損骨。痿不能起于床。宜益精筋
緩。不能自收。持宜緩中。此丸主之。

牛膝酒浸

草薢

杜仲炒

苜蓿酒浸

兔絲子

防風

葫蘆巴炒

桂減半

補骨脂

沙苑蒺藜

右等分爲細末。酒煮猪腰子爲丸。每五七十九。空心溫酒下。

按此用防風以升發肝氣。非補肝也。

地黃丸。治陽盛陰虛。肝腎不足。房室虛損。形瘦無力。面多青黃。而無常色。宜此養榮血腎氣。

蒼朮酒浸

熟地黃各一斤

乾姜春七錢 夏五錢

秋七錢 冬一兩

右石白內杵爲末。蒸棗肉爲丸。桐子大。每五七十丸。至百丸。諸飲下。若加五味子爲腎氣丸。述類像形神品藥也。

按已上諸方少陰例藥也。蓋謂腎爲真水。有補無

瀉。故古人立腎氣丸法。後世俗因之以補陽。然陽虛者亦有之。但不可例爲常補爾。

謹按虛損之證。其源雖多。莫不乃因胃氣元氣不足。致氣虛血虛。陰陽俱虛。或房勞精竭。榮衛弱而腑臟氣痿。不能輸養爲疲極。甚者變爲勞瘵之疾。但世俗處治昧此病機源委。例用香燥或金石之劑。往往悞人。惟有宋錢中陽建五臟虛方。迥出前人之論。我丹溪先生發揮局方之失。示用補端緒。言東垣所謂飲食勞倦。內傷元氣。則胃腕之陽不能升舉。并心肺之氣。陷人於中焦。而用補中益氣治之。此實前人之所無也。然天不足於西北。地不

滿於東南。天陽而地陰。西北之人。陽氣易降。東南之人。陰氣易升。苟不知此而徒取其法。則於氣之降者。固可以獲效。而於氣之升者。亦從而用之。吾恐反增其病矣。意此不可恃爲通行之法云。人之虛者多。是陰不足。邵子謂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人之形質有涯者也。天癸絕後。則形衰矣。苟不益陰以內守。則陽亦無得以發揚爲健運之能。是天失所依也。而爲飄散飛蕩。如喪家之狗耳。陽旣飄散。則地愈失所附也。形氣不相依附。則死矣。人其補養殘衰。傷朽之質。又何云哉。斯論虛衰。與東垣製法。雖證不同。

實本乎內經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之旨。蓋謂人之壽夭。比之經論南北二方。亦自微甚不等。升陽之例。當爲活法。滋陰之劑。義亦是焉。必求的在之虛。合病機而行其法。如此與世俗不明造化之理。槩用溫補者。天地懸隔。故於諸書補劑而不詳錄。學者審是。則思過半矣。